

小闸春秋

陈俊玉

“一闸分两水海成河淡”求下联。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射阳闸建成时国家水利部一位老工程师留下的。看似简单,但至今还尚欠着当年建设者,求其认真公稳的下联。都快七十岁了,可见这一闸之艰难,一闸之厚重,一闸之伟岸。这可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字层面上的游戏,这是一位水利老人对国运昌盛,对水利自主建设的美好向往,只有建闸才能海成河淡,才有鱼米之乡,才会国运昌盛。而这座刚建成的大闸从设计到施工,全部都是集众人一手承包的。

射阳境内新洋河与射阳河一样,都是通海水域,解放初由于国家经济窘迫,物资匮乏,技术落后,还无力修建十几孔乃至几十孔的大闸。为防止洪水泛滥,海水倒灌,为保护农田灌溉,促进生产,当地政府只好在大河两岸筑坝修堤,在重要河口建造小闸。从此小闸就像一座座烽火台联筑于连弥延长的万里长城,担负起外阻强兽,内护家园的重任。

在我老家黄尖境内与新洋河联通的就有新滩、涵洞、袁子先、洪义和黄尖中心河等五处小闸,承载着全镇水域疏通,水位升降,水源积蓄。尤其是靠近我家的中心河小闸,还要兼顾着水海产品运输船的集载、商船和小取渔船的进出。

我们黄尖人都称新洋河为母亲河,而镇中这条河我们则尊称她为生命之河,当初小镇东西两条街几百户人家共饮一河之水。而小闸就是这条生命河的守护神,只闻潮汐,不记辛劳。

其实小闸不小,当年也是镇上屈指可数的标志性建筑物

之一,同时也是我们儿时的娱乐场所,一有机会就把块块闸板摆平,放上芦席,晚上与小伙伴们一起纳凉。闸闸处更是我们垂钓的好地方。闸塘是小闸流水的缓冲带,所以很深,扎猛子以能拿到闸塘深处的砖块为荣。小闸的两侧水泥坡面下方是“敌我”双方的倦体与小伙伴们的战场,时常搞得小闸泥沙四起,尘土飞扬,小闸不厌我等其烦,默默看着我们快乐成长。

小闸不矮,因为闸下要行船,桥面设计较高,小闸是我们上小学时的必经之路,下雨天的泥泞与陡峭,途径的人们不出言不逊,怨声载道,小闸默默承受,无怨无悔。

小闸的闸夫更是一位令人敬畏的老人,每当开关闸时他都是凶巴巴的不让我等靠近,长大了才知道他都是为了安全为了我们好。开关时他每吊起闸上的一块闸板,总是颤抖着双臂,尽力翻转推拉较紧,而更难的是在闸板进闸槽的瞬间,老爷子还得抬起一只脚,踏着闸板,慢慢松动绞绳让闸板归槽。而开闸闸板出闸槽时,也是要悬抬起一只脚,在将闸板蹬出去的同时松几级绳,那可都是力量与技巧的有机配合,若有失衡与闸板一起跌落,后果真的不堪设想,现在想起都有点后怕。宋老爷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昨天的动作,长大离开家乡时,老爷子还在继续。此时仿佛还能听到“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这也仍然是宋老爷子晚间敲打铜锣的平安呼唤。他因长年挂着一个烟袋,患上了咳嗽病,导致声带受损,沙哑的声音由远而近,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磕磕绊绊翻过小闸,其声渐行渐远。每每想

起,真的令人崇敬、怜爱、酸楚、动容。

小闸是有灵性的,他与闸夫相伴几十年从未出过差错。默默地坚守,坚守着职责,造福一方,坚守着大爱,传递能量。在这小闸上,我、我们曾搀扶过盲人过桥,拉扶过沉重的行人,抱扶过下坡的车辆,在这小闸上我曾切下肩上担水的木桶,纵身扎进深水,救起邻舍黄家的溺水孩童,冥冥之中,小闸教化着我,教化着我们做一个能承载且勇于担当的人,做一个有爱心且传递正能量的人。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伟人高瞻远瞩的号召下,全国大兴水利工程,我们射阳县境内人工开挖拓宽了西潮河、运粮河、黄河河、运棉河等通海大河,在射阳闸、新洋闸建成后,通海大河之上都相继建成大闸,控潮泄洪的功效空前提高,再加之沧海桑田,海堤东移,内堤整平还耕,水系重组,慢慢小闸就像劳累一辈子的老人,带着安逸心态与岁月沧桑,终成使命。闲坐在老槐树与竹林之间,静享岁月,满面霞光。

再看小闸的桥面早已下移,两端与道路水平相接,不免感慨万千!时代造就了小闸,小闸见证了时代的发展进程,从一穷二白到繁荣昌盛,实现了水利老人的美好向往……不由激发我对当年老工程师那句上联的灵感——

上联:一闸分两水海成河淡

下联:雨易合乾坤骤落羽翔

横批:正道沧桑



光伏之光 吉东育 摄

送信时光

胡海宽

代,我只有冒雨前行。

村部离县城有二十多里路,透过昏暗的夜色是隐隐约约的乡村泥沅小道,那一刻,我的内心也曾犹豫过,可时间就是命令,为了抄近路,我扛起自行车艰难地走过五里多路的羊肠小道才踏上了去县城的公路,途中经过一片乱坟,说心里话,当时心中也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再往前走进了一处河岸边,此河近两米宽,十多里的地方没有人家,是“路霸”常出没的地方,我不担心别的,就把心这项半年工资的新“长征”,在心跳加快之时,朦胧中忽见前面有一草棚,顿时心中掠过一丝温暖,想歇歇脚,壮壮胆,可推开门时连喊几声,无人答应,吓得我赶紧加速似地朝县城跑去,后来一打听,原来是人家砖瓦厂临时搭建的草棚,人早已回家农去了。东方鱼肚白时,我浑身湿透地在县城某招待所终于找到了村支书,回忆起那次的送信,至今我还心有余悸。

八十年代末,在全乡组织的20个村通讯员培训考试中,我取得了综合前三名的好成绩,心想大干一番时,顶替父亲的班来到了广阔的沿海滩涂(射阳盐场),结束了三年的送信生涯。如今,家乡的面貌早已改善,村里的人们已搬迁到繁华县城的“高新区”,原先的村庄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厂房,以前的泥沅小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手机、电话也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昔日通讯员送信的身影早已淡去,欣慰之余,我仍十分怀念那段送信时光,忘不了几十年前那魂牵梦绕的村庄,那曾经让我品尝艰辛和浸透泪水的路,更忘不了昔日的乡亲和割不断的乡情。

小渔村的华丽转身

李志勇

的改变,生产力也应该跟上脚步,不然,这生产关系的改变还有啥意义?明白了这一点,黄沙港人决定动点真格的,他们发动大家伙想方法,献计献策,确定用“三个一点”的办法大力发展渔业机械化。“三个一点”就是集体出一心,渔民借一点,银行贷一点。这“三个一点”还蛮管用的,不到三年时间,除了少数大吨位的木帆船保留下来装运黄沙石子为沿海的水利设施建设服务外,其余小吨位的木帆船基本被淘汰了,港里一汛期结束,停泊着的是新簇簇的60-80马力的机帆船。

机帆船的大量出现不仅保证了渔民在海上生产生活的安全,而且它全然不受潮汐的影响,八级左右的风浪照样在海上生产。更重要的是,机械化帮助渔民从文盲半文盲中走出来,走出传统的捕捞区,向深海、远海进军。过去,渔民们只知说渤海湾的虾、蟹产量很好,浙江、福建渔民的带鱼一网下去就是上百担……可那都是麻雀啄死赖兔——说的说,听的听,口水流了一大堆,却是可望而不可及。自打机帆船上了岸,渔民们的风愿变成了现实,他们北上南下,绕“霸王鞭”在渤海湾走“舟山岛”。把那肉嘟嘟的大对虾、胖墩墩的小鲫鱼和那银光闪闪的肥带鱼尽收网中。渔民回港,那湿润的皮肤连水滴都挂不住,直惊得在港的婆姨以为他们偷吃了龙王的什么宝贝。

机帆船为小渔村向国家一级渔港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有了这玩意儿,也就十来年工夫,小渔村的模样大变,一幢幢“两上两下”“三上三下”甚至“四上四下”的楼房取代了砖瓦结构的平房,一座座冷库耸立岸边,随时为出航的机帆船添冰加水,为收港的机帆船腾出库房。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初具规模的黄沙港渔港

守螃蟹

邵德萍

俗话说:西方向,蟹爪痒。经过几个月生长的螃蟹,已经膘肥体壮壳满黄。

在盐阜地区还有种“七上八下”的说法,即每年到了八月时螃蟹开始为顺流下行做准备,它们蜕去最后一次壳,便开始大量进食,甚至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尽快吃饱喝足肚胀长实,准备长途跋涉翻坝越网,进入大海的“鸳鸯”水里进行交配繁育后代,完成螃蟹传宗接代的使命。螃蟹的这个生活习性为人们守螃蟹捕捉螃蟹创造了条件,于是流水的河沟港汊便成为守螃蟹的选择场地,人们用祖辈传下来的办法诱捕螃蟹。

对于一年等一次捕螃蟹的人们来说,早早在大暑中就开始用上好条顺的稻草,二三人合作忙上几天,把几十米长三根脖子粗的稻草腰子,再合编成一根有大碗口粗的大草绳,然后拖着草绳从烂淤泥中滚一遍,再拖下水中馇上半个月左右,才拖出来在河边盘成宝塔形状,点燃中间的干稻草加碎草屑、麦糠等加大烟量熏烘,直到整条草绳熏出焦黄,烟糊味扑鼻时才算成功,被称为“烟熏绳”,防止不沉底每隔两米左右系块砖头,绳的两头扣上麻绳固定,就可以斜着河面布绳了。

守蟹人(又叫躲蟹)在河边搭个草棚子,挂盏马灯照明,顺着绳尾人工挖成三五公分宽一米五长的水槽子,槽底槽口很光滑,槽子通河里有一二寸深水,螃蟹夜里会顺着人们设计好的路线爬进水槽,便被捉入篓子。实践出真知,守蟹人也不是见蟹就逮的,螃蟹很敏感,刚进水槽子不能逮,如果退回水中可能影响后边螃蟹上来,一定要耐心等它爬到水槽子一半才可伸手,速度要快,因为后边还有螃蟹,它们会成群结伴爬行,另外螃蟹还有个习性,叫公前母后,如果爬上来一只成风漂漂的大公蟹,那么后边会有几只圆壳壳盖又秀气的母蟹跟上,所以,守蟹人总是恰到好处而又不失时机地逮蟹入瓮的。有人在水槽最后边即柴箔子前埋下小水缸,螃蟹掉进去便于捉拿。也不是所有螃蟹都横行霸道的,它会在水和岸边徘徊一会,两个眼睛不停转动,看到灯光后甚至爬上来探出头又缩回水里,显得小心翼翼,三次试探以为无危险了,然后才大大咧咧地爬上来,进入水槽会加速度想快点通过狭窄地带。

西北风起劲刮,等于是“催蟹令”,晚上9点到凌晨1点,是上蟹最多也是人最犯困的时间,守蟹人都是趴在棚子里两眼瞪大了盯住水槽看,目不转睛的时间长了会打盹甚至睡着了,没路可走的螃蟹顺着水槽泥墙壁爬上来,爬到人身上的,爬上人头,爬到被窝里的,爬上螃蟹篓外边的,甚至爬过棚子爬上河堤的,人们先是大呼小叫,然后哈哈大笑。有少数螃蟹不先预设水槽,而在尾绳前头爬上岸,守蟹人就抱来玉米秸秆子铺上,螃蟹爬上去就会发出沙沙响声,跟蛤蟆爬动声响也差不多,守蟹人开始常常把蛤蟆当螃蟹捉。我那时年龄小,邻居就是用“烟熏绳”守螃蟹的,守蟹棚子离我家只有三四十步远,铺的柴和稻草,理张大蒲席子可以躺三四个人,我晚上就跑去玩,看大人逮螃蟹,有一次一只螃蟹爬上我被逮住,我高兴地左看看右看,他们就递给我玩了。后来怎么突然伤风咳嗽了,就不让我去棚子里,因为守螃蟹不能有一点杂音,我只有远远地看着,后来还多次做过守螃蟹的梦。

“烟熏绳”要每隔十天半个月拖上来熏一次,保持浓烈的烟糊味。螃蟹为何害怕“烟熏绳”呢,传说螃蟹的祖先是被烧着火的稻草绳烧死的,所以,螃蟹特别怕草绳和烟熏味,这是螃蟹的“克星”,民间素有螃蟹“宁爬千条江,不过一条绳”之说。另外一个说法:螃蟹的祖先做过一个梦,梦见它被人用草绳五花大绑,放在开水锅里煮得浑身通红,最后被人端上餐桌,“粉身碎骨”。不管是真是假,过去人们普遍用这种方法守螃蟹的,都有新获。

螃蟹一心向海的功能是特异的,不管在内河湖泊什么位置,到了时节,似乎听到了大海母亲的呼唤,嗅到了海水的气息,义无反顾地顺着河的水流走,海堤拦不住“蟹将军”们,螃蟹日夜开始爬上岸翻网过滩。前几年我八旬的叔叔感叹说,再也看不到曾经“千军万马”过大闸爬海堤的震撼人心的场面了。

捕捉螃蟹方式很多,但只取到螃蟹的一部分,只要保护环境不滥捕滥捞,河中鱼虾螃蟹是捕不尽的。唯一遗憾就是,螃蟹不能自由通过海边水泥大闸去海里产卵,现在只靠人工育苗了,我想还是应该把建闸时留下的洄游通道打开,还必须要把海里去生儿育女的鳊鱼、螃蟹的自由,人类该当“红娘”不做“法海”,提供来去自由的方便,秋冬欢送公母亲体出河口去,春天迎接新生子再回来,年年往返,岁岁循环,生生不息,该是多么好啊!

矗立在黄海之滨,湾湾湖旁。

1978年,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动了黄沙港人的心,壮了黄沙港人的胆,鼓了黄沙港人的劲。他们在“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鼓舞下,制定了三个“十年发展规划”,即到2010年,淘汰现有的机帆船,全部建成钢质渔轮;建成国家一级渔港;在广大渔民中实现全面小康。标杆,给黄沙港人指出了明确的前进方向。他们对渔港重新进行了规划,疏通入海航道,建设标准码头,整合后勤资源,加快小城镇建设,很快把一个原本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杂乱无章、支离破碎、小打小闹的渔港变成了通畅畅通、码头气派、后勤保障有序、渔民小区整洁宽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新型渔港。

离大伙既定的目标是越来越近了。现在就缺的是大渔轮。这也难不倒黄沙港人,他们在历届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采取“卖旧的建新的”“卖小的建大的”“聚零的为整的”等多种办法,筹措资金,扩大源头,建设大渔轮。成功在于努力之中,2010年,黄沙港第一对200马力的大渔轮下水,当年他们就领取了外捕外销证,赴太平洋捕捞金枪鱼,首战即大获全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有道理啊!就因为这个道理,黄沙港人一鼓作气,“忍痛”卖掉那些曾为国家一级渔港建设和渔民生活巨变立下汗马功劳的机帆船,用卖船的钱作为原始股,加上渔民的集资股和银行的贷款,只几年工夫,就建成了40对大马力渔轮,为渔港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5年8月,渔港通过国家级中心渔港验收,渔港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总投入61.4亿元的渔港二期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一朝喜欢,终成最爱

陆军

儿时最怕写作文的我,没想到写成了我现在最大的爱好,更没有想到到了知天命之年,还会被领导选配到宣传工作的重要岗位上。

在学校,要想语文成绩好,首先要过作文这道坎,尤其是作文占分比较大。因为对作文的恐惧,每次考试卷子发下来时,我不是先写名字,而是要把试卷翻过来,最先看的便是作文题,因为平时疏于学习,造成文字功底浅,所以每次写作文,都是苦思冥想地做堆砌文字的游戏,能凑满一定的字数就行。至于跑不跑题,则很少考虑,心想水平不行用字数凑吧,老师肯定会给一些分的。

初中时,老师在班上绘声绘色地阅读成绩好的同学作文时,让我更是自惭形秽,心想何时能快速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呢。于是我开始有意识的到学校的图书室里去翻阅作文选,看书上作文例文上的遣词造句,用心感受构思技巧等,有时遇到相同题材的作文时,偶尔也会“临摹式”地“拿来主义”。特别是高中毕业那年淮海农场成立30周年那时,我的同学梁广才写了篇作文,让我们全班同学一起站在了场庆的舞台上集体诗朗诵,至今我还熟练地记得开始那段唯美的语句。

刚到工作岗位上,没想到哪壶不开提哪壶,场场的小事让我学写广播稿,还递给了我一些新闻写作的刊物,安排了写作的任务。于是我读报纸,看淮海油印报,特别是对报刊上好的文章是群贤博读,摘抄剪辑。随着时间的延伸和广播稿的多次刊发,写作也成为我的主要爱好。每一次投稿,我都精心推敲,有时还羞羞答答让场场干事润色,力争做到尽善尽美。1986年,我还试着向外投稿,第一篇新闻稿处女作是《淮安元旦前组织球类竞赛》短讯,被刊登在盐阜大众报通讯第三期市报刊物上,虽然只有区区的2元钱稿费,实现了文字变铅字的愿望,也享受着小小的成就感。当年我还有4件作品分别发表在《中国农垦》《新华日报》《江苏农业科技报》《盐阜大众报》等报刊上,虽然报刊上登了是小小的“豆腐块”,但这一成就更加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

随着用稿量的增多,我更是养成了在跑动中寻找和发现新闻的习惯,往往一次采访我会带回几个新闻“副产品”,这样动笔多了,发表的文章也多了,写作的热情更高了。到目前为止,我已在一百多种报刊刊物上发表过新闻论文散文评论图片等几百篇作品。

写作,既是灵感的喷发,更是勤奋的结晶,是思想与语言的集中体现。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我乐在其中,既书写着工作,也抒发着情感,借美妙的文字记载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岁月的静好,用热情和感悟,把心中的想法付诸实践,推动工作……

一朝喜欢,终成最爱。

儿时的烤红薯

江正

上小学那会儿,周末我偶尔会寄宿在奶奶家。那时,老屋前后的空地都被种上了农作物,每当红薯成熟的季节,我便迫不及待地邀上三五个小伙伴,带着工具下地里挖红薯。

我们顺着密密麻麻的红薯藤,摸到可能藏着红薯的地方,便蹲下来以红薯为中心,用小铁耙把周围的土一点,一点一点挖松后刨开,待新鲜的红薯露出大天后,再拿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挖出来。

很快,带去的小篮子装满了红薯,我们便选一处没种庄稼的泥地,开始为烤红薯做准备:有用砖头搭方形“烤箱”的,有用盆和稀泥包裹红薯的,还有搭干草、树枝当燃料的。

一切准备就绪,大伙围成圈儿,把报纸点燃,塞进搭好的“烤箱”里,里面的干草瞬间被引燃,从洞口窜出橘红色的火苗,伴随着树枝“啪啪”作响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轮流往洞里不断塞进燃料,用扇子不停扇风助燃,每隔几分钟,还要用火钳翻动一下红薯。

一番折腾下来,所有人的脸都被烟火熏得通红,豆大的汗珠布满额头。随着烤红薯的香味扑鼻而来,我们全都兴奋起来,一边嚼着口水,一边用火钳把“烤箱”里的红薯一个个扒拉出来。

大伙顾不上烫,纷纷把红薯拨到自己面前,忙不迭地扒去裹在上面的泥,被烤得香喷喷软塌塌的红薯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轻轻撕掉焦黄的外皮,金黄的薯肉冒着丝丝热气,一口咬下去,甜甜糯糯,惬意极了。

后来,奶奶家搬进了楼房,菜地也被铺成了柏油马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办法吃到心心念念的烤红薯。直到大街小巷陆续出现推着烤红薯的手推车,我才又品尝到那熟悉的味道,可惜曾经的那份期盼和兴奋却一去不复返了。